

# 寶島福地眠之安

梁中英

「黃岡會訊」在徐文或將軍的全力主導下愈辦愈精彩，幾年來我得到徐將軍的鼓勵，養成每年在會訊中發表一篇報導的習慣，與鄉親們分享我對過去的追憶緬懷、對現在的知足感恩、對未來的希望期許。由於和鄉親們擁有接近的觀念與共同的語言，我愛拜讀會訊中的每一篇大作，相信我的拙文也能引起相當的共鳴。

去年（二〇一二年）十月，我在黃岡的良好風俗。

## 北投的中和禪寺

的侄兒侄女聯袂來到台灣，名為參團旅遊，最大的心願是拜祭他們的祖父劉楚傑公和胞叔劉俊三公。就我所知，不僅我家晚輩心繫長輩在台灣凋零後的歸宿，自從台灣開放大陸同胞旅遊以來，各省前來旅客中有長輩長眠寶島者都會設法親到墳前或塔上拜祭一番。一般而言，他們對台灣的墓園或靈骨塔觀感極佳，認為環境整潔、幽美寧靜；如果貿然將靈骨移返大陸，反而找不到這麼理想的所在，因此打消了讓祖輩父輩落葉歸根的念頭。

我的公公、父親、母親和丈夫都在寶島長眠，而且喪葬都由我一手料理。我願憶述往事，兼及現況，以見台灣禮重亡者

的良好風俗。

## 北投的中和禪寺

我的公公劉楚傑公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逝世，那時台北市還沒有市立的殯儀館（現在已設第一及第二兩間，規模都甚大。）祇有一間私人開設的極樂殯儀館，收費頗貴。俊三不惜傾其所有，為父親舉行體面的喪禮，火化後的靈骨存入北投的中和禪寺。此寺離我們在北投的住處不遠，可便於拜祭。我們向寺方購得的是永久座位，數千元價款約當俊三當時三個月的新資。記得我們無法一次付完，與寺方商妥分兩次加息繳清。除購位費外，每

方商妥分兩次加息繳清。除購位費外，每

年還要繳付清潔管理費。我們後來手頭寬裕了，交給寺方一筆永久管理費，才省卻麻煩。

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俊三帶我第一次返湖北黃岡探親歸來，我想到故鄉還有介三兄嫂和五個侄輩，楚傑公的靈骨盒應否捧返老家？我帶著新的包袱布和剪刀針線去中和禪寺，打算先將廿七年來未動過的靈骨盒包袱布拆開，看看裡面的情況再說。想不到出現在我眼前的，竟然是和當年我親手包起來時一般簇新金黃的柚木盒子，四週沒有絲毫脫漆或裂縫，上面雕刻後再填上紅漆的字也一樣鮮明光燦，我忍不住驚喜的喊出聲來：「老爸！您好有福氣啊！」

中和禪寺的靈骨塔防雨又通風，不受台灣的潮濕和颱風影響，木質的盒子才能保持得這麼完好如初。我激動過後，立即著手將帶來的新包袱布換上，一針一線的牢牢縫實，恭恭敬敬的請楚傑公復位，繼續在寶島福地安眠。



## 三峽的三德公墓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前後，天主教設在台北市大直區的土葬公墓已告額滿，推出台北縣（現改為新北市）三峽鎮的三德公墓，供教友使用。當時我從香港迎接父母來台奉養已逾十年，他們也都已年過七十，得知教會以優惠價格預售墓地，作為建設墓園的費用，他們立即回家和我商量，由我拿出十二萬元台幣，在中央最佳部位購得約五坪的一塊墓地。這筆錢不僅是地價，還包含構築墓穴、建好美觀的矮圍牆、兩旁各種四株龍柏。父親很喜歡公墓的景觀，不時去探視一下，似乎真的把它當成未來的永久居所。

我的父親一直希望土葬，有了三德公墓的位置，可謂心滿意足。母親本來也願意土葬，但後來的想法卻不一樣了，她要求將來火葬，靈骨缸捧返廣東信宜故鄉，在我外祖母的墓下築墳，是依母長眠的心意。我於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首次返回信宜，立即為去世多年的外祖母建造新墳。母親年邁不能偕行，祇能看到我拍



回來的大疊照片，她日夜翻看，勾起思鄉憶母的情懷，所以有了和過去不同的要求。我問她：「您捨得讓爸爸孤零零在台灣嗎？」她答得瀟灑：「我可以隨時飛渡台灣海峽兩邊住呀！你將我一套衣服放進你爸身旁的墓穴，就等於是我的衣冠塚了。」

民國八十八年（一九九九），父親以九十三歲高齡去世，我為他購棺營葬於三德公墓。其側的墓穴放進母親衣服後亦一併

用大理石板封閉，墓碑刻上二老的姓名，父親的填上金漆，母親的填上紅漆，表示她依然在世。落葬停當後，墓地全部鋪上小塊的赭色地磚，此時兩旁八株龍柏已長得高聳蒼鬱，襯托起來，精緻而又有氣勢，父親可以安然長眠了。

翌年（二〇〇〇），九十歲的母親亦相繼辭世，我先為她安排台灣的「家」：到三德公墓將她的磁相嵌進墓碑，用金漆填過她的姓名便算竣工了。然後，我要執行一項艱巨的任務——送母親的靈骨缸回大陸。旅行社有經驗的職員告訴我：「你去買一個最小型的衣箱，把缸子放進去，用手提著上下飛機，不要太惹眼就行了，台灣、澳門和大陸的關口（那時還沒有直航）都會放行的。」話雖如此，我在三地接受安全檢查時還是相當忐忑的。小箱子通過安檢帶，檢查人員當然會發現內中的異樣，問我：「裡面是甚麼？」我輕聲回答：「是我母親的骨灰缸，要送回家鄉安葬。」想不到三地的安檢員都沒要我打開箱子，祇是神情肅穆的輕輕揮手讓我通過。感謝海峽兩岸的中國同胞都依然保有尊重「者」的傳統觀念，母親的鄉愁終能得解。

## 金寶山的比翼樓

我替年邁父母預謀墳塋，目的是為他們增添福壽，內心是愉悅的；替俊三選擇長眠地點，心情卻截然不同了。

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初，俊三抗癌六年後終告病篤，我神情悽惶的踏上金寶山墓園的比翼樓，為俊三和我自己找一個長眠的位置。俊三是退伍軍官，在汐止國軍示範公墓中本可免費申請到座位，但生性幽默的俊三對我說：「我這小少校在軍中就不喜歡軍裝的束縛，公墓裡那麼多將軍，我豈不是天天得軍裝畢挺的敬禮？我才不幹呢！」所以我要替他選擇老百姓的墓園，花錢買座位。那時金寶山墓園因名歌星鄧麗君入葬而聲名大噪，我手邊又別無其他墓園的資訊，便逕上金寶山去查詢了。

那裡金光閃閃的靈骨塔巍峨壯觀，四樓闌為夫妻同龕雙座的比翼樓，一龕（即一格）售價三十萬元台幣，若以俊三當時的退休俸計算，不過四個月的收入，倒也和廿三年前中和禪寺的數千元價位差不多，比翼樓雕樑畫棟，地毯厚，沙發軟，

一塵不染，日夜仙樂飄飄，品質上卻比中和禪寺高太多了。

同年三月廿八日，俊三蒙主寵召，遺骨送進比翼樓的臨門二層，我倆性好熱鬧，又希望兒孫來訪，容易尋覓，所以選中最當「大街」的部位。我購進一對義大



利紅寶石材的靈骨缸，俊三先用一個，我將來再用另一個。事先購買是避免將來難找一模一樣的。現在兩個都在龕內，我的到用時才拿出來。因有如此安排，我在「悼夫文」中告訴俊三：「比翼樓頭，您暫獨居，塵債償完，我來相陪。」

## 兒孫定時祭拜

每年清明前後，是兒孫們祭拜祖先的季節。十幾年前，小兒子良佑尚未成家，我們可以坐上大兒子良佑開的自用車，分別去中和禪寺、三德公墓和金寶山祭拜。後來良佑結婚，生下女兒，變成一家三口，良佑也添一子，成了四口之家，我們大小八人再也無法擠坐一部小車，這一年一度的祭拜便分工制了。良佑一家負責中和禪寺和金寶山，三峽最遠，由良佑一家負責。年復一年，兄弟倆已養成不去祭拜心不安的責任感，也覺得祖先庇佑，格外平安幸福。

幾年前，金寶山墓園專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使用的「永生堂」落成，管理處向我徵求意見，是否願意遷出比翼樓，去和教友們共處？我立刻否定了。「比翼永棲

共雙飛」是俊三生前和我執手同許的承諾，再好的新居也不如我們這住了十幾年，早已熟悉習慣的臨門當街第二層。

## 侄輩們的觀感

去年十月底，侄女婉平、燧平，侄兒建明來到台灣，我因要事滯留大陸，趕不回來，囑咐良佑要配合兄姊的時間，安排一切，讓他們完成祭拜楚傑爺爺和俊三二叔的心願。結果侄輩們向旅行團請假離團的日期確定後立用電話通知良佑，良佑向他的公司告假半天，開車到酒店接兄姊們進北投，到中和禪寺拜過爺爺，再送去金寶山專線巴士的乘車處，看到兄姊們平安落座後，良佑才開車返公司繼續上班。

台灣一般公共場所，不管公設或私營，保新度都相當高，因為居民有公德心，能自覺自律，使用者愛護珍惜，管理者盡責認真，所以到處顯得清潔整齊，井井有序。侄輩們到中和禪寺拜祭爺爺，已覺得園林扶疏、景觀不錯。後來到了金寶山，面對滿山的似錦繁花，千姿百態的造型綠樹，美不勝收的雕塑，他們祇能不斷的稱讚：「好美！好美！」

比翼樓的龕前不准擺放鮮花，但可用人造花美化。俊三和我喜歡純白，這些年兒孫們已多次為我們換新。「鄰居」們則是姹紫嫣紅，一片幾可亂真的花海。進入比翼樓，侄輩們祇覺溫馨而沒有任何陰森的感受，他們還在臨門二層前的沙發坐下，用心陪陪他們敬愛的二叔。

搭乘專線巴士下山，鄰坐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聽到侄輩們的湖北腔，問他們從大陸來拜誰？得知侄輩們的親情孝心，老太太十分讚許，聊著聊著便問道：「你們下車後，準備如何去和旅行團會合呢？」答：「坐計程車到孫中山先生紀念館，團友們會在那裡參觀。」老太太說：「別坐計程車，我帶你們去坐台北市的捷運，讓你們見識一下我們的捷運文化。一般大陸來的旅行團不安排這項行程的。」有此因緣，侄輩們得以嘗嘗台北捷運的好滋味，算是祭拜祖先的額外收穫。婉平侄女在電話中對我說得好：「那位熱心的老太太和二媽您年紀差不多，氣質也一樣好，怪不得人們常說『台灣景美人更美』。」

寶島福地宜安居，長眠於此亦晏然！